



对诗性的非诗性解读

——论《洛丽塔》悲剧意味的构成

林 佳 王爱君

摘 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的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叙事结构的隐喻性使小说拥有了多重意蕴的诗话主题。信仰诗性存在的绝对性和质疑诗性的完满性在现实中存活的可能性是小说中互为悖论、同时又互相依存、互相阐释的两种核心主题要素。它们之间在对抗中的互动和由此产生的张力是小说悲剧意味的主要来源。

关键词：《洛丽塔》；诗性；隐喻；悲剧意味

《洛丽塔》，这部给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带来世界性声誉的英文小说自1955年问世以来，就引起了评论家的广泛关注。基于论者对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不同角度的解读，《洛丽塔》曾被定位为色情小说、道德训诫小说、黑色幽默小说、元小说、后现代主义小说等。在品读《洛丽塔》狂飙式的解构精神的酣畅之余，笔者更体味到小说字里行间传达出的浓郁悲情和在悲情中的追寻所到达的一种悬置但不可或缺的价值——诗性。这诗性以自身和作家所赋予它的永恒性成为掩藏在文本摧毁性力量背后的一股温情，提供了回归和体认人性和文学的灵魂之美的契机。对人性和客观世界中诗性的绝对性存在的信念与对诗性在现实世界中能得以完整存活的可能性的质疑是小说精神力量的两种因素。它们互为悖论，但又互相依存、相互阐释。二者之间复杂的抗衡和由此形成的张力，是小说悲剧意味的来源，也是小说具备诗话主题特征的主要原因。

从故事层面看，小说讲述了中年教师亨伯特的情爱之旅。13岁时在法国与少女安娜贝尔在海边的浪漫初恋在仅四个月后就因她的离世而告终。从此，亨伯特内心生长出对“性感少女”的执著爱恋。他后来的人生，就是在重构这个精神的“海滨王国”过程中的起伏：25岁时与瓦莱丽亚的婚姻是亨伯特对自己的一次挽救，他试图把自己从对那些他称为“宁芙”(Nymph, 希腊神话中的仙女)式的少女的迷恋中解救出来。但这段婚姻以瓦莱丽亚决定改嫁给旧情人而匆匆告终。逃离到美国，继承姨夫的遗产，使亨伯特宁芙之梦得以延续。他住进拉姆斯代尔小城的黑兹太太家，只因为这位失去丈夫的、名叫夏洛特的房东太太有一个宁芙般的女儿——洛丽塔。不久，亨伯特对洛丽塔的炽烈爱恋就不再满足于仅藏匿在自语般的日记中了。他迅速与早已爱上他的夏洛特结婚以便接近洛丽塔。婚后，夏洛特在偷看了亨伯特的日记后随即死于一场车祸。亨伯特得以带着他的宁芙开始了爱情之旅，但足迹遍布美国的两年旅行最终以如影随形的奎尔蒂拐走了洛丽塔而告终，亨伯特历经艰辛找到了奎尔蒂并将其击毙，入狱后写下了这本“一个白人嫖夫自白”——《洛丽塔》。

《洛丽塔》从人物设置、情节发展到叙事结构都体现多义、象征和隐喻的特征。但总体

而言,在叙事层面下隐含着的是对诗性与现实之间悖论关系的追问。诗性,作为一种精神价值,它就是一种存在。存在是什么?“存在存在。存在是自在的,存在是其所是。”^①。萨特说:“没有一种存在不是以某种存在方式存在的存在,没有一种存在不是通过既显露存在,又掩盖存在这样的存在方式被把握的。”^②诗性作为一种抽象的价值,在现实世界的存在恰好体现着如此复杂的处境和生长过程。为了表达的简练,笔者在下文中将以比喻的方式借用萨特的哲学术语:“自在的存在”(法语:etre-en soi)、“自为的存在”(法语:etre-pour-soi)和黑格尔的哲学术语“异在”(德语:Anderssein)来阐释《洛丽塔》的人物设置、情节发展与它们所隐喻的诗性的几种存在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萨特认为,“自在的存在”是意识之外的存在,它是其所是。不依赖也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超越现象的存在,是一种被掩盖的本质与本源的存在。“自为的存在”则是被意识活动所意向的存在。“异在”一词是黑格尔在对“定在”(德语:Dasein)的一种存在形式的描述:“质,作为存在着的规定性,相对于包括在其中但又和它有差别的否定性而言,就是实在性。否定性不再是抽象的虚无,而是一种定在和某物。否定性只是定在的一种形式,一种异在(Anderssein)。”^③

一、诗性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

对诗性的绝对性存在的强调是《洛丽塔》提供的一种精神力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是传达这种力量的功能性符号,他们是诗性本质特征的能指,以各自的方式传达并强化着优美的主题旋律:诗性是一种无功利性的绝对存在。

亨伯特是“自为”诗性的隐喻。以在生活中发现、构建、保护诗性的方式,他表达着对诗性的虔诚。故事一开始就让亨伯特自己描绘了他美妙的幼年时光,这暗示植根于他内心的价值观源起于生命的本初,是人性中最自然的构成。幼年的亨伯特对美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寻找和感受伴随他成长的阳光、小虫、鲜花、篱笆和由它们组成的温暖就是他最重要的儿时记忆;成年之后,他更深情在回忆中诗化他的童年:“在一座小山的脚下,那芬芳馥郁的落日余晖……在有图画书、干净的沙滩、橘树、友好的狗、海景和笑嘻嘻的人脸的欢快天地中长大……”^④初恋的夭折让亨伯特意识到,诗意不总是自动地浮现在生活的表层,更多时候,它需要被寻找和挖掘。他为自己构建诗意并以此作为核心价值观的历程始于对安娜贝尔之美的无限抽象和提升。小说展示了这个过程和它的结果:安娜贝尔在亨伯特记忆中固定为“用一般词汇”所描绘的美少女,而洛丽塔则在他的记忆中幻化为“在眼睑的阴暗内部立刻唤起那个目标:纯粹是视觉复制出的一张可爱的脸庞,一个披着自然色彩的小精灵……”^⑤很显然,纳博科夫重申了普鲁斯特对于记忆的类型和性质的看法:那些“一般词汇所描绘”的记忆对于真实的生命体验来说是微不足道、表层、乃至毫无意义的东西;只有在内心深处被唤起的、作为体验的目标而存在的记忆才具有生命本体的意义。这种经创造并复活的记忆是主体抗衡时间绝对性的一种武器。亨伯特借洛丽塔之美替内心中对诗性之美的追求找到了一种现实的载体——“性感少女”。她们具有销魂夺魄的表征,但更重要的是,她们与那些不能作为美之载体的女孩们的区别是“那些同年龄的女孩对同时出现种种现象的这个空间世界的依赖性,远远超过了洛丽塔和她同类的少女在上面玩耍的那座叫人神魂颠倒的时间的无形岛屿。”^⑥凡俗之人,尤其是没有价值追求的人的存在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而诗性的存在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这种时间性的存在还因主体的创造性记忆得以无限延伸。这类“性感少女”群体和其中的每一个“性感少女”,都可能成为“诗性”的载体。但“你一定的的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疯子、一个无限忧郁的人。”^⑦这就是艺术的本质性特征——诗性与它的外在形式以及主体创造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至此,作

①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26页。

② 让-保尔·萨特:《存在与虚无》,第22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3页。

④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主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12页。

⑤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15页。

⑥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25页。

⑦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26页。

家交代了整个故事发展的前提,故事展开之前,小说诗性的主旨已然先行。既然亨伯特把价值追求具化为可以在时间性中获得永恒价值的“性感少女”,那么,他与洛丽塔的遭遇就是必然的。所以,“洛丽塔是从安娜贝尔开始的。”^①亨伯特与洛丽塔的肉体关系不承载道德含义是因为亨伯特疯狂占有的是他自己的创造物。“这个幻象与她复叠……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自身并没有生命。”^②亨伯特在时间世界中掷地有声的心灵告白在现实中的道德评判官看来一定苍白无力。但这才是亨伯特最真实的深度内在。

洛丽塔是“自在”诗性的隐喻。她体现诗性不依赖于外物的存在形态和不自觉的特征。洛丽塔是亨伯特精神赖以栖居的诗性,但她自己对此并不自觉。与亨伯特相识,对他好奇、随意、恶作剧甚至不太认真的挑逗可以被理解为少女特有的率真和不拘小节。也可以跟随亨伯特的指引,把它们看做“性感少女”(诗性之美)的魔力特征。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叙事对与洛丽塔的内心做了刻意的遮蔽。日记体的形式很轻易地把叙事控制在亨伯特的视角内。也就是说,跳跃在读者眼前的洛丽塔,尤其是逃跑前的洛丽塔,只是亨伯特眼中、心中乃至理想中的宁芙。假使洛丽塔不仅在亨伯特的心中,而且是在客观上本身就具有诗性,那么,她自己意识到了吗?至少在叙事的层面,看不到她对此的自觉。这种不自觉恰好符合“自在”诗性的特征:它是一种隐形的存在,对自身的存在和所具备的属性浑然不觉。“自在”是诗性最本色的存在方式。它的具化是意识参与运作的结果。当然,虽然具备共同的诗性属性,但洛丽塔的诗性,也不是自视将她塑造为诗的亨伯特所能完全意识并把握的。

夏洛蒂和奎尔蒂是“异在”诗性的隐喻。但二者被赋予的角度和重心不同。夏洛蒂是不被辨识的诗性的能指。而奎尔蒂更体现为被扭曲和毁损了的诗性。经常被阐释为亨伯特心中诗性价值的对立面的夏洛蒂给人的印象是略显愚笨的语言、俗气的打扮和物质主义的作风。但这些其实是亨伯特主观叙事下的夸张和丑化的结果。因为在文本中对她不多的几处刻画中,都含蓄但肯定地透露了她的诗性。如亨伯特眼中她的新婚状态:“在我吃火腿蛋的时带着简直叫人难以忍受的柔情盯着我看……我面无笑容的愠怒在她看来却是爱情的沉默……”^③亨伯特给她吃安眠药导致无论“推她、拧她、扎她”,都无法弄醒她,但只要轻轻一个吻,她便会马上醒来。如果亨伯特把他对诗性的内在要求外化成了“性感少女”,又把“性感少女”具化为洛丽塔,那么夏洛蒂为什么没有诗化亨伯特和婚姻的权利?另外,作家看似轻描淡写地写到的亨伯特随意翻阅洛丽塔的书的场景,但却不无用心地说明了书的内容:“书里有一个心情阴郁的姑娘玛丽昂,还有她的继母……因为她就要死了,故意掩藏起对女儿的深厚的爱,不想让她的孩子怀念她。”^④在回忆夏洛蒂的时候插入的这本书的内容暗示了夏洛蒂之死是以“母亲”的身分完成了自我牺牲并有可能从中体认到的生命价值,她是被亨伯特或读者所忽视的诗性——是由于“异在”的存在形态而被误读的诗性。也正是对夏洛蒂的诗性本质的本能认同,亨伯特在她的死亡面前“不再麻木不仁,我哭了”^⑤。

同样作为是“异在”的诗性的隐喻。奎尔蒂是被扭曲和毁损了的诗性的能指。但他更体现了诗性价值在现实世界中的一种典型命运。奎尔蒂在亨伯特第一次拥有洛丽塔的小旅店里出场。亨伯特对他说洛丽塔是他的女儿,“你撒谎——她不是。”^⑥他何以能有如此精准的判断?有论者因此断定奎尔蒂就是亨伯特丑恶的另一半自身,但果真如此,就很难解释洛丽塔为什么要执拗地从美好的一半(亨伯特)逃离而要奔向丑恶的一半(奎尔蒂),更难理解的是后来因为遭到奎尔蒂抛弃后历经艰辛的洛丽塔,还是宁愿回到奎尔蒂的身边也不愿意跟早已把她诗化为生命价值的亨伯特走。所以笔者更相信,奎尔蒂同样是作家隐喻诗性特质的一个特殊符号。并且这个一出场就“很老的老头”和他“吐出一些让人感到毛骨悚

①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19页。

②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95页。

③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120~121页。

④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54页。

⑤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160页。

⑥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198页。

然的黏液”^①都是诗性在现实中历经磨难的漫长和不堪回首的被毁损和扭曲的过程和结果的象征。有趣的是,他是一个剧作家,还写诗和创作电影。这是一个必须用诗意去经营的身分。尽管他的电影是色情的,而且,他找来很多他的性感少女来演戏。但是,为什么亨伯特的性感少女可以被诗意地理解为他为诗性价值的追求,而奎尔蒂,就因此被指责为是色情狂呢?以洛丽塔为例,她是主动千方百计地逃离亨伯特而奔向奎尔蒂的。在亨伯特杀死奎尔蒂之前,还刻意地让奎尔蒂透露:“说一句令人丧气的话,我实际上阳痿……”^②。这不显然是暗示,奎尔蒂不是色情、肮脏的代名词。他和他的艺术中隐喻的诗性价值就是吸引洛丽塔之类少女的力量。只是奎尔蒂隐喻的是因受到现实的挤压而变形、扭曲从而呈现罪恶表征的诗性。事实上,亨伯特对诗性执著的追求也同样遭到洛丽塔的曲解和嘲笑。所以,在本质上,亨伯特与奎尔蒂有种悲剧性的内在联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亨伯特多次把奎尔蒂称为“兄弟”。所以,杀死奎尔蒂,给亨伯特带来的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恐惧”。这种恐惧源于由与自己同质的事物的悲剧命运而产生的自我联想和深刻担忧。所以,杀死奎尔蒂,亨伯特却觉得:“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有个比我希望摆脱掉的负担更为沉重的负担挨近了我,袭上身来,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③

综上,《洛丽塔》的人物设置意味深长。他们是诗性自身特质和存在方式的隐喻和象征。作为一种精神价值,诗性是一种无功利的存在。因而它存在的形式不拘于唯美。无论现实生活的表层如何繁杂丑恶,诗性都能有容身的缝隙。它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是个体生命的精神赖以栖居的家园。

二、诗性的现实处境及命运走向

如果人物是《洛丽塔》传达诗性绝对性存在信念的手段,那么,情节则是诗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命运和走向的象征。梳理《洛丽塔》中的主要情节元素,会发现如寻找、悬念、焦虑、漂泊、疯狂、家园、艺术等这一系列指向形而上价值的符号。但为了表达的清晰,笔者依然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为脉络来讨论以上元素。在情节的层面上亨伯特是波折和不幸的。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个节点(夭折的初恋、两次不如意的婚姻、执著但最终遭受毁灭性打击的爱情追求)都指向了小说主题的另一层隐喻——诗性在现实中的处境和命运。自亨伯特带着他的美神恣意享受他最渴求的幸福开始,这份诗意就具有了浪漫但也危险的形式——漂泊。带着洛丽塔,开着破旧但逐渐成为自由精神象征的旧车完成的两年漂泊,是最接近亨伯特诗性体验的完美幸福。他恣意地沉浸其中却忽视了洛丽塔的感受。毅然的逃离足以表明对漂泊她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随着二人深刻分歧的逐渐显露,小说的悲剧意味开始浓郁起来。因为亨伯特所坚守的诗性在现实层面上开始显露为罪恶的面孔——畸恋。情节的发展是推动这层悲剧走向绝望的动力。洛丽塔嫁给狄克,身怀六甲但生活窘迫,写信向这位“继父”求助。在煎熬中苦度两年的亨伯特狂喜着奔向他生命价值的能指:“……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像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④但这时的洛丽塔,只关心他带来的钱。当她得知亨伯特给她的钱超出了她的预期,足以彻底改变她生活时,她狂喜地用从未用过的称呼叫着亨伯特:“好人!”执拗的亨伯特依然自顾自地、一遍遍地乞求:“跟我走。”洛丽塔的回答不禁令读者为亨伯特和他的诗性心碎:“你是说,只要我跟你去一家汽车旅馆,你就会给我们那笔钱。这是你的意思吗?”属于亨伯特的悲剧在这里到达一个无从流泪的极点。但他依然徒然地执拗着,试图为他的诗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最后再说一句,’我用我那糟透了、用心想出来的英语说,‘你是不是相当、相当肯定——唔,当然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唔——将来某一天,随便哪一天,你不会来跟我一起生活?只要你能给我这样一点微小的希望,我就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上帝,并用响彻云霄的呼喊向他表示感谢。’‘不会,’她笑嘻嘻地说,‘不会。’”^⑤这应该就是亨伯特的死因。同时,这个人物隐喻意义

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198页。

②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71页。

③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80页。

④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737页。

⑤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38~442页。

的第二个层次显露出来：他的悲剧就是诗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与命运：不被识别、被曲解、被践踏。因为，他所执著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洛丽塔。而是永恒诗性的载体。

诗性的另一个主要载体洛丽塔，随着情节的推进被毁损的悲剧意味也逐渐加深。在亨伯特视为天堂之旅的漂泊中，却伴随着洛丽塔无休止的叹息和每夜的抽泣。虽不见得成熟练达，但洛丽塔有独立的精神世界。可即使是自认为视她为生命核心价值的亨伯特也只是沉浸在自己对她的狂想中，没有也不能走到她同样存活着诗性的内心。直到在太晚的、实际上洛丽塔已经被包括他在内的外力伤害了她最纯美的诗性之后，他才意识到这一点：“……很有可能，在那极为幼稚的陈词滥调背后，她心中还有一个花园，一道曙光，一座宫殿的大门……而我这个穿着肮脏的破衣烂衫、老在痛苦地抽搐的人恰巧被明确无疑地禁止进入这片区域……”^①具有形而上的悲剧意味在这里升腾起来：毁损与扭曲诗性的力量现不仅来自非诗性的相对性现实，更有可能来自于以不同于自身形式的诗性本身，它们之间共同的属性不能被彼此识别从而相互伤害的事实不仅构成了小说更耐人寻味的悲剧意味，同时也解释了洛丽塔选择逃离亨伯特而奔向另外的两个人的原因。奎尔蒂和狄克被毁损与被扭曲的诗性因为具有了显性的、外在化的特征而容易被有同样生命体验的洛丽塔识别，并在意识深处得到她的情感共鸣。为了这微乎其微的同病相怜似的共鸣，洛丽塔放弃了实质上更接近她的诗性本质也能给她提供更优裕物质生活的亨伯特。所以，这时的亨伯特在心中悲凉地称洛丽塔为“勇敢的多莉·希勒”^②。奎尔蒂在道德上的沦落和狄克在生理上的残疾也都隐喻了他们生命价值的被毁损和被扭曲。亨伯特曾在和他一样蕴含不同形式的诗性的意义上，把奎尔蒂称为：“兄弟”。同样，他还意味深长地呼喊：“读者！兄弟！”^③这种表达，企图传达这样一种普遍性：诗性是一种绝对的存在，但它在现实世界的被毁损与扭曲，也是绝对的。于是，这出悲剧就突破了具体的悲剧性而彰显了命运悲剧的永恒性和震撼力量。离开洛丽塔，彻底绝望也彻底自由的亨伯特违反规则地在公路的左侧行驶，“那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隔膜消除的感觉……”^④。随后，缓缓进入亨伯特视线里的人间烟火、欢声笑语的和声最终让亨伯特回到了一个更现实的现实世界——他本真的内心。这时，他心底深处的诗性才得以脱去恶俗的面罩，浮现出柔情的本真面貌：“随后我明白了那令人心酸、绝望的事并不是洛丽塔不在我的身边，而是她的声音不在那片和声里面。”^⑤这时，我们仿佛看到美神阿芙洛狄忒带着她那迷人但绝望地微笑渐渐地破碎在她出生的泡沫中。唏嘘之余，理性回归。不能不说这荡气回肠的力量，不是因为亨伯特优美的柔情，而是这柔情中蕴含的悲剧意味。那就是，诗性作为绝对性的存在，在与以相对性为本质特征的现实世界遭遇时，所必然遭受的毁损与扭曲。诗性在现实中的这种处境与命运走向，与它的绝对性特质相抗衡，从而形成了张力十足的悖论意味。梳理这对悖论主题因素的内涵，也就得出了小说悲剧性的具体内涵：其一，之所以产生更绝望的悲，是因为更信仰绝对的美。其二，被庸俗化和被践踏即诗性在现实世界中的绝对命运；其三，诗性以罪恶的方式且只能以罪恶的方式存活在现实世界中，保有自身完整性的方式只有死亡。

三、悲剧性的生成与升华

《洛丽塔》以人物作为诗性的能指，传达对诗性的绝对信仰。同时，又赋予看似传统的情节以丰富的隐喻功能。从而形象并有力了描摹了诗性自身的存在方式和在它现实中被毁损与扭曲的必然命运。这难以化解的悖论造就的悲剧意味使小说具有了古典悲剧式的永恒性特征。但这还不是小说的全部内涵。小说结尾，暗示了亨伯特和洛丽塔的死亡。其实，故事已经行进到了不必追究所谓结局的悲怆。但死亡还是必要的，因为肉体的消亡使理想和艺术的新生成为可能。纳博科夫不甘心只讲述一个哪怕是层次丰富的悲剧，他和普鲁斯特一样，试图引出对“不朽”话题的思考。这是对小说悲剧性的超越，也体

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50～454页。

②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51页。

③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11页。

④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84页。

⑤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86页。

现了作家在废墟中重建价值的理想。如果说普鲁斯特提供了一种以“无意识回忆”作为回归生命本体的途径,进而把文学艺术作为创造与复活新的生命体验,从而实现不朽的最终方式的话,那么在这一点上,纳博科夫有同样的体验:“我现在想到欧洲野牛和天使,想到颜料持久的秘密,想到预言性的十四行诗,想到艺术的庇护所。这就是你和我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我的洛丽塔。”^①但是,他的《洛丽塔》也更进一步地指向形而上的、不仅是文学可以提供的价值,那就是自足的诗性——我的洛丽塔。在现实世界中被毁损或扭曲的诗性却绝对不可以被彻底销毁。它存在的绝对性使它在现实的缝隙中存活并不断因为主体和它对自身的信仰而获得新的生长点。

“我的洛丽塔。”小说最后的一句话,呼应了暗示故事的隐喻性特征和诗性主旨以及悲剧意味的开头:“洛丽塔是我的生命之光,欲望之火,同时也是我的罪恶,我的灵魂。”^②并再一次强化了小说关于诗性和悲剧的主旨。

Understanding and Analysis of Poem through Non-poetic Features

——The Composition of Tragedy Significance on *Lolita*

Lin Jia (Associate professor,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Zhuhai Branch School)

Wang Aijun (Associate professor,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Law)

Abstract: The novel *Lolita*, written by Vladimir Nabokov, has multi-significance subject abundant in poetic through character set, plot arrangement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of which all expressed by metaphor. Faith in poetic absoluteness and skepticism in poetic perfectness are two dominant elements, which cause the possibility of poetic existence. While these two elements contradict, depend and interpret each othe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elements' confrontation, with tension which come from interaction bring about the main source of tragedy significance of *Lolita*.

Key words: *Lolita*; poetic; metaphor; tragedy significance

● 作者简介:林佳,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文学院副教授;广东 珠海 519087。

王爱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博士。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0YJA790177)

● 责任编辑:何坤翁



①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487页。

②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洛丽塔》,第9页。